

學術與世變

杜維運著



長春藤文庫

⊙ 長春藤文庫17

學 術 與 世 變

杜 維 運 著

主編：何步正 鄭 臻

發行人：陳達弘

出版者：環宇出版社

台北市58487信箱 電話：771827

郵政劃撥：14714號環宇書局帳戶

門市部：台北市成都路1號中國書城○號壹位
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1323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⊕ 長春藤文庫17

學術與世變

杜維運 著

售價

H

臺初版：民國60年5月



自序

一九六八年第六次全美土著民族學會在墨西哥召開，法國人類學家雷米斯托斯（C. Lévi-Strauss）報告南美巴西白種人進行族滅當地印第安人的情形。據云當地土人自從葡萄牙人佔領之後，不是被殘殺，就是被販賣爲奴隸。到了一九一一年巴西政府成立印第安人保護局，土著部族才得安居樂業。不意近十幾年來，原子戰爭的威脅，籠罩全美，許多美國人，因美國本土安全問題，都到南美置地，以備萬一。巴西地價因此高漲，投機者遂大事活動，爲掠奪土人據有的土地，不惜用種種族滅手段。一九五八年巴希亞（Bahia）省兩大族就是讓這種投機者，以防疫注射爲名，輸入天花毒菌而族滅的。一九六三年馬多古索（Mato Grosso）省的土族，是被人用參了砒霜的白糖族滅的。最近有人更變本加厲，組織殲殺隊公開用飛機在鄉間轟炸。原來幾百萬的印第安人，目前只剩下七萬五千人了。（間接引自鄭德坤先生著「中國文化人類學」，頁八。）

號稱已經文明的二十世紀，實際上距離真正的文明，仍然極爲遙遠。人類的善性，仍然爲物慾所汨沒，人與人之間，往往互相嫉視；族與族之間，往往進行殊死鬭爭；國際上的風雲，更是瞬息萬變，小型國際性的戰爭，一直在演進之中；現實已成爲外交的原則，尊重與國與維持正義，已成爲美麗的謊言；在鐵幕裏，大規模的屠殺，幾乎無時不在進行之中，千百萬善良的無辜者，生命決於一夕之間，即幸而苟活者，也毫無生活情趣可言；人類的大災難，也隨時有自天而降的可能，核子戰爭，已足可摧毀全

世界人類，像巴西白種人進行族滅印第安人，已區區不足道。如此而說二十世紀文明，似乎是癡人說夢了！

從草昧走向文明，是人類歷史進展的一個大方向。人類生存在地球上，已有幾十萬年的歷史，在某些方面，確是無時不在進步之中，尤其是物質文明方面，進步的速度是驚人的。可是精神文明的進步速度極緩慢，有時且呈倒退現象。二十世紀的人類比兩千年以前的人類表現得更殘忍，便是一例。人類的精神文明不能追及物質文明，整個人類隨時有趨於毀滅的可能，美麗而富詩意的大地，將是一片荒涼與恐怖。

人類文明的樞紐，操之於學術。學術博大精深而又富和平雍穆之氣，則用之於世，治世可期，戾氣可平；反之，學術偏狹粗疏，則影響所及，人趨極端，世無寧歲。儒家之學行而萬民安樂；法家之學行而土無噍類；自由民主之說行而人人得暢其生，階級鬭爭之說行而血腥遍於宇內。學術關係人類文明，稽之古今中外而歷歷不爽。

學術之中，史學是樞紐。天下凡百學術，無一不與史學息息相通。史學也影響於世變最劇，「讀殖民史，則馳心於遠略；讀戰爭史，則極意於爭雄；讀外交史，則務誇縱橫捭闔之能；讀商業史，則醉心經濟侵略之策。史能轉人，……世界之禍，遂窮慘極酷，幾於不可收拾矣。」（見柳詒徵著「國史要義」史術篇頁一九〇）「讀項羽之破王離，則鬚眉皆奮而殺機動；覽田延年之責霍光，則膽魄皆張而戾氣生；與市儈里魁同慕汲黯、包拯之絞急，則和平之道喪；與詞人游客共歎蘇軾、蘇轍之浮夸，則惇篤之

心離；諫而習謫，則俳優且賢於伊訓；謀而尙詐，則甘誓不齒於孫吳；高允翟黑子之言，祇以獎老姦之小信、李克用三垂岡之歎，抑以侈盜賊之雄心。」（見王夫之「讀通鑑論」卷末敘論三）良史的亟待新造，史學的有關於世道人心，於此都極清楚的顯現出來了。

維運知天下有學術，自民國四十年牟潤孫師的指導開始，以後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諸師的殷殷教誨，都能啓我茅塞。二十年以來，以浮萍之身，治浩如煙海之學，感慨良多。間就所見，發而爲文，自知不足以當大雅者的一笑，而興趣所至，不能自己。一日歷史系同學石文傑君來，以我歷年發表的文章目錄相示，竊歎其用力之勤，蒐集之備。文傑初讀歷史，即有書癖，每得好書，即來相告。此次以拙作相質，並道出已與環宇書局談妥出專書之意。初婉謝之，繼則爲其盛意所感，乃不避禍穽災梨之譏，允爲出專書兩種，一爲「清代史學」，一爲「學術與世變」。前者所收文章較醇，後者所收較駁雜，以談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爲主，而旁及其他，書名取其中一文的篇名，然亦另寓深意。

本書的問世，另有紀念母親的微意。母親是時代的犧牲者，她茹辛守節，敦睦鄰里，一生從不曾對人疾言厲色，可是她珍貴的生命，無緣無故的被人取去了！在我們這個時代裏，生命無緣無故被取去的，又豈止母親一人？！

最後，感謝環宇書局代爲出書，感謝石文傑同學代爲蒐輯拙作目錄，也感謝臺大歷史系二年級同學熱心幫忙校對。

民國六十年母親節序於臺灣大學

學術與世變目錄

自序·····	一
學術與世變·····	一
史學上的純真精神·····	一三
歷史與方法論·····	二一
史學史與史學方法·····	二七
引書論·····	七三
歷史文章·····	九五
學術文章·····	一〇三
李保泰的生平與學術·····	一〇五
清盛世的學術工作與考據學的發展·····	一一七
英國的漢學研究·····	一四三
英國劍橋大學的講座制度·····	一六一
中西史學之爭·····	一六七
德國史學的東漸·····	一七五

評介卡爾「何謂歷史」		一八五
評介王譯「歷史論集」		一九一
姚從吾師與歷史方法論		一九五
母親（原名慈母淚）		二〇一
附錄：杜維運先生著作目錄		二〇七
跋		二一一
	石文傑輯錄	
	石文傑	

學 術 與 世 變

(一)

歷史上有盛世與衰世，學術的發展，與時世的盛衰，息息相通。時值盛世，天下昇平，民康物阜，學術最有大發展的可能。以漢唐爲例，漢值秦火之後，經牒祕籍，蕩然無存，而師儒羣興，經學大盛。唐代佛學，則凌駕印度佛學而上之，爲中國學術放一新異彩。若以清代而論，清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是盛世，極富科學精神的考據學，亦適於此時產生。學術遇盛世而得發展，若有歷歷不爽者。

時世衰亂，維持社會秩序的政府，失去效用，人民流離竄徙，救死遑及，學術的發展，則易陷於停頓。所以唐自安史之亂以後，藩鎮政權下的學術水準，急遽降低，杜牧范陽盧秀才墓誌云：「秀才盧生，自天寶後二代，或仕燕、或仕趙，兩地皆多良田，蓄馬，生年二十，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，擊球飲酒，射馬走兔，語言習尙，無非攻守戰鬪之事。」魏博田弘正上表則云：「臣家本邊塞，累代唐人（中略），馳驅戎馬之鄉，不覩朝廷之禮。（中略）伏自天寶以還，幽陵肇亂，山東奧壤、悉化戎墟。」

（見舊唐書田弘正傳）及乎唐末，喪亂已酷，屠割如雞豚，野死如蛙蚓，驚竄如麋鹿，餒瘠如鳩鵠，子視父之剖胸裂肺而不敢哭，夫視妻之彊擄去室而不敢顧，千里無一粟之藏，十年無一薦之寢，如此自然談不到所謂學術的發展了。觀於李克用自潞州爭山東，而三州之民，俘掠殆盡，稼穡絕於南畝；秦宗權寇掠焚殺，北至滑衛，西及關輔，東盡青齊，南屆江淮，極目千里，無復煙火，車載鹽屍，以供饑糧；孫儒攻陷東都，環城寂無雞犬；楊行密攻秦彥畢師鐸於揚州，人以葦泥爲餅充食，掠人殺其肉而賣之，流血滿市；李罕之領河陽節度，以寇鈔爲事，懷孟晉絳數百里間，田無麥禾，邑無煙火者，殆將十年；孫儒引兵去揚州，悉焚廬舍，驅丁壯及婦女渡江，殺老弱以充食；朱溫攻時溥，徐泗濠三州之民，不得耕穫，死者十六七。若此者凡數十年，殃之及於人民者，極乎不忍言之慘，適時學術而不滅絕，已是接近於奇蹟了。

盛世持續在百年以上，學術的發展，始能趨於成熟。唐自太宗貞觀初年，中經高宗、武后、中宗、睿宗，直至玄宗天寶末年，共一百二十餘年（貞觀元年至天寶十四年，西元六二七年至七五五年），是唐帝國的極盛時期。清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共一百三十四年（西元一六六二年至一七九五年），嘉慶朝清開始衰亂，白蓮教之亂起，湖北、四川、河南、陝西等省皆受蹂躪，而東南一帶平靜，考據學繼續發展。漢代文景之治，以及武帝時代之盛，固不必論，昭帝宣帝在位三十八年間（西元前八十六年至西元前四十九年）是一個極度承平的時代，元、成、哀、平及孺子嬰五十五年間（西元前四十八年至西元前七年），西漢雖衰，但是就一般情形來說，却又是一個太平而安樂的時期。到王莽更始之際，天下始

極亂，禮樂分崩，典文殘落，然爲時不久，光武統一天下，繼之以明、章兩世，雍容稱盛治。和帝起，東漢衰微，可是下訖桓、靈之世，京師的太學，仍爲學術盛地，自京師學成而歸的諸儒，往往開門授徒，每一宿儒，門下著錄動輒萬人。「經生所處，不遠萬里之路，精廬暫建，贏糧動有千百；其著名高義，開門受徒者，編牒不下萬人，皆專相傳祖，莫或訛雜。」（後漢書儒林傳）學術風氣之盛，爲前古所未有。到東漢末年大亂，漢的學術始衰。盛世持久，漢、唐、清三代的學術，於是成爲中國歷史上極成熟的學術。

衰世如政局大致安定，社會秩序尙能維持，則學術仍有大發展的可能，甚或超越盛世。春秋戰國時代是衰世，中央共主失去威權，諸侯羣起爭雄，戰爭頻仍，生民屠毒，然以戰爭進行的地區有限，平靜的地區，學術以受刺激而急遽發展，因此春秋戰國變爲中國學術思想最奔放的一個時代。兩宋時代是衰世，契丹、西夏、女真、蒙古諸外族，先後崛起，宋的安危，決於旦夕，然北宋自澶淵之盟以後，與遼相安於無事者，一百二十年之久，宋利用此悠長和平期間，積極發展學術，宋的理學、史學、文學、藝術，於是得以大放異彩。南宋偏安江左，學術仍賡續發展。迨蒙古的鐵騎，蹂躪大江南北，宋的學術，遂趨衰歇。衰世而不極亂，往往是學術發展的黃金時代。

(一)

世極亂而有一隅之地，偏方晏處，學術仍可藉以保存與發展。王莽更始之際，天下極亂，饑民所至

暴動，函谷關以東的饑民，擁入關中者，即衆至數十萬人，數十萬討伐匈奴的邊兵，愁苦衣食，亦起爲盜賊，恣縱爲害。此時公孫述據蜀，賓賓然亟修雅樂儀文。及光武中興，益州傳送其瞽師樂器、葆車輦，漢廷始復西京之盛。永嘉之亂以後，五胡交侵，晉室南渡，西北諸涼一帶，兵禍較淺，儒生紛紛前往，繼續講學不輟，於是有所謂河西儒學，如郭瑀弟子五百人，通經業者八十餘人，常爽門徒七百人，劉延明門徒數百人，可見河西儒學之盛。五代是極亂之世，黥髡盜販，並起爭雄，凶風交扇於海內。楊行密起於卒伍，力戰以有江淮，乃忽退而自念，爲固本保邦之謀，屢勝朱溫，顧且畫地自全，於是江淮之寡妻弱子，幸保其腰領，以授之徐溫，徐溫大破錢鏐，徐知誥請乘勝東取蘇州，徐溫念離亂久而民困，乃因錢鏐之懼，戢兵息民，使兩地各安其業，從此江淮的謀臣戰士，乘暴興之氣，以塗人肝腦於原野者，皆廢然而返，故撫有江淮，至於李煜而幾爲樂土，文物爲一時之冠，學術因之延續。清初史學家王夫之論及於此，見解極爲精闢，如宋論卷二云：

「光武之興道藝也，雅樂儀文，得之公孫述也；拓拔氏之節文教也，傳經定制，得之河西也。四戰之地，不足以留文治，則偏方晏處者存焉。蒙古決裂天維，而兩浙三吳，文章盛於晚季、劉、宋、章、陶，藉之以開一代之治。」

讀通鑑論卷六云：

「漢道中圯，而述儲文物以待光武；五代塗炭，而李氏儲文藝以待宋太宗，功俱未可沒也。」
同書卷十五云：

「儒者之統，與帝王之統，並行於天下，而互爲興替。其合也，天下以道而治，道以天子而明。及其衰，而帝王之統絕，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，以人存道，而道可不亡。魏晉以降，玄學興而天下無道，五胡入而天下無君，上無教，下無學，是二統者，皆將斬於天下。乃永嘉之亂，能守先王之訓典者，皆全身以去，西依張氏於河西。若其隨琅邪而東遷者，則固多得之於玄虛之徒，滅裂君子之教者也。河西之儒，雖文行相輔，爲天下後世所宗主者亦鮮，而矩矱不失，傳習不廢，自以爲道崇，而不隨其國以榮落。故張天錫降於苻秦，而人士未有隨張氏而東求榮於羌氏者。呂光叛，河西割爲數國，禿髮沮渠乞伏，蠢動喙息之酋長耳，殺人生人，榮人辱人，惟其意，而無有敢施殘害於諸儒者，且尊之也。非草竊一隅之夷能尊道也，儒者自立其綱維而莫能亂也。至於沮渠氏滅，河西無復孤立之勢，拓拔燾禮聘殷勤，而諸儒始東。闕駟，劉昞，索敞，師表人倫，爲北方所矜式。然而勢屈時違，祇依之以自修其教，未嘗有乘此以求榮於拓拔，取大官執大政者。嗚呼！亦偉矣哉！江東爲衣冠禮樂之區，而雷次宗、何允出入佛老以害道，北方之儒，較醇正焉。流風所被，施於上下，拓拔氏乃革面而襲先王之文物，宇文氏承之，而隋以一天下。蘇綽、李諤定隋之治具，關朗、王通開唐之文教，皆自此昉也。一隅耳而可以存天下之廢緒；端居耳而可以消百戰之凶危；賤士耳而可以折嗜殺橫行之口類。其書雖不傳，其行誼雖不著，然其養道以自珍，無所求於物，物或求之而不屈，則與姚樞許衡標榜自鬻於蒙古之廷者，相去遠矣。是故儒者之統，孤行而無待者也。天下自無統而儒者有統。道存乎人，而人不可以多得，有心者所重悲也！」

「四戰之地，不足以留文治，則偏方晏處者存焉。」「一隅耳而可以存天下之廢緒，端居耳而可以消百戰之凶危。」此爲極富意義的歷史通則，光武的興道藝，拓拔氏的節文教，宋太宗的求儒雅，皆靠區區一隅之地。然則於宇內鼎沸之際，學術存於一隅，其於學術的繼續發揚光大，以及生民的休戚，政治的隆污，關係太大了。

(三)

學術發展至燦爛輝煌，原因不一，學術本身的歷史淵源，文物財富配合的程度，以及絕頂天才的創造，都是原因，而有一個安定而又適合於學術發展的社會環境，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所以極亂之世，學術極有瀕於滅絕的可能。流寇竄擾，爲極亂之世，此時亦最無學術。值赤眉、綠林、黃巾颺起，黃巢、張獻忠、李自成瘋狂殺人之際，如何能奢言學術？即流寇幸而袞冕峨巍，暫定亂局，亦以其暴戾成性，無學術氣質，在其領域內，絕無學術可言。如出身流寇的朱溫，凶殘恣睢，殄殺清流，杜荀鶴一受其接納，震慄幾死，陷其城中者，人人以文藻風流爲大戒，如此自然談不到所謂學術了。流寇如此，類之者亦然，李存勗、石敬瑭爲沙陀之孽，劉知遠、郭威爲執帚之傭，獷悍相沿，弓刀互競，王章以毛錐司權算，尙且不免噪喙於羣梟，六籍百家，不待焚坑，而中原自無慙遺。上溯至河北藩鎮，其首領出身行伍小卒，本無教育，亦無學術野心，祇知割據自雄，在其領域內，實行武裝統治，如田承嗣在魏博，凡域內戶口壯者皆籍爲兵，惟使老弱耕稼，數年間有衆十萬，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，謂之牙兵。其他河

北諸鎮皆如此。爲河北藩鎮統治一百五十年的大河北岸，學術文化，於是急遽倒退，北方的中國，自此在中國史上，亦退居次要的地位。所以安定而又適合於學術發展的社會環境，是學術發展一項重要的原因。一個適合於學術發展的社會環境出現，主要在於在上者的能提倡學術。意大利佛羅棧斯（Florence）城實際握政權者美第奇（Medici）一家，竭誠崇獎學術，於是佛羅棧斯城變爲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發源地。涼武昭王以劉延明深於經學，拜爲儒林祭酒，蒙遜時亦親往致禮，至牧犍又尊爲國師，親自致拜。蒙遜時，宋繇、闕駟博通經籍，皆蒙禮待，於是有河西儒學的盛況。在上者如不提倡學術，雖安定統一，也不足形成一個適合於學術發展的社會環境。如明代統一三百年，王學以外，幾無可述，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疑問，何以如此，自然因素縷縷，不可殫數，不過明太祖於開國之餘，不開啓學術，應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明太祖雄猜好殺，生於天性，天下既定，卽盡舉天下之人而盡殺之，胡藍之獄，誅戮殆將五萬人。又大興文字獄，每閱覽章奏，動生疑忌，一字之誤，禍及子孫，如章奏中有「儀則天下」「睿性生知」「體乾法坤」「藻飾太平」字句，皆伏誅，以則音嫌於賊，生知嫌於僧，法坤嫌於髮髡，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。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，有光天之下，天生聖人，爲世作則等語，明太祖覽之大怒，曰：「生者，僧也，以我嘗爲僧也；光則確髮也，則字音近賊也。」遂斬之。殘忍嗜殺如此，以致明初之人，多不樂仕進。如楊維禎以纂禮樂書，徵至京師，留百餘日，乞骸骨去。胡翰應修元史之聘，書成受賚歸。趙壘、陳基亦修元史，不受官，賜金歸。此時文人學士，一授官職，罕能善終。時京官每旦入朝，必與妻子訣，及暮無事則相慶，以爲又活一日。仕途如此險惡，所以積學懷才之士，憂懼沮喪，

亟思遠離闕庭，苟活天壤，期其潛心學術，大有造於當世與後代，自然是一種奢望了。當時修元史諸公，必無情緒考訂討論，元史纂修，又自洪武二年二月丙寅開局，八月癸酉告成，計一百八十八日，其後續修順帝一朝，於洪武三年二月乙丑再開局，七月丁未書成，計一百四十三日，綜合前後僅三百三十一日。古今成史的速度，未有如元史者，明太祖的忽視學術，即此可知，元史的蕪雜陋劣，亦遂爲歷代正史之冠。如此以言，明太祖雖開創了明代三百年的國運，却未能開創明代學術，一個適合於學術發展的社會環境，未能在明初形成，以後學術的發展，自然不可聞問了。

(四)

盛世的學術，與衰世的學術，精神氣象，往往不同。衰世的學術富經世思想，盛世的學術富徵實精神。十九世紀的西歐，內部大致平靜，學人生活舒適，史學界淡漠歷史哲學，而僅以徵逐於史實爲滿足，即其例證之一。中國漢唐清三代的學術，皆富徵實精神，漢代沒有出類似春秋戰國時代的大思想家，漢代的經學，主要是一種校讎訓詁考據之學，今古文之爭，古文家的最大貢獻，是將經學從今文家荒誕迷信的經說裏帶向訓詁考據的路上去。唐代的佛學，最初盛行的爲法相宗與華嚴宗，二者爲純學理的探究，重科學思辨，全無宗教的意味，到主張見性悟道的禪宗盛行於江南，已是安史之亂以後的事了。清代的考據學，不論從經學或史學方面看，皆富徵實精神，清盛世的經學，遠承東漢的古文家風，着重文字的訓詁考據，而不重思想的探求。清盛世的史學，偏於考核典制、事蹟之實，反對議論褒貶，王鳴盛

於十七史商榷序云：「大抵史家所記，典制有得有失，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，馳騁議論，以明法戒也。但當考其典制之實，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，瞭如指掌，而或宜法，或宜戒，待人之自擇焉可矣。其事蹟則有美有惡，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，擅加與奪，以爲褒貶也。但當考其事蹟之實，俾年經事緯，部居州次，記載之異同，見聞之離合，一一條析無疑，而若者可褒，若者可貶，聽之天下之公論焉可矣。」即此可見清盛世史學的精神。

衰世的學術富經世思想，是顯而易見的，春秋戰國及兩宋，是中國歷史上出大思想家最多的兩個時代，而此時學術思想的富經世精神，尤昭然若揭。淮南子云：「孔子修成康之道，述周公之訓，以教七十子，使服其衣冠，修其篇籍，故儒者之學生焉。」「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，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，厚葬靡財而貧民，服傷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」「六國諸侯，谿異谷別，水絕山隔，各自治其境內，守其分地，握其權柄，擅其政令，下無方伯，上無天子，力征爭權，勝者爲右，恃連與國，約重致，剖信符，結遠援，以守其國家，持其社稷，故縱橫修短生焉。」「申子者，韓昭釐之佐。韓，晉別國也；地墩民險，而介於大國之間，晉國之故禮未滅，韓國之新法重出，先君之令未收，後君之令又下，新故相反，前後相繆，百官背亂，不知所用，故刑名之書生焉。」（皆見淮南子要略）主張諸子出於王官的班固也說：「諸子十家，其可觀者，九家而已。皆起於王道既微，諸侯力政，時君世主，好惡殊方，是以九家之說，蠭出說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馳說，取合諸侯。」（見漢書藝文志）到宋代理學家，皆有志經世明道，張橫渠「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往聖繼絕學，爲萬世開太平